

從教牧角度回應 二十一世紀神學獻議

楊慶球

建道神學院

Alliance Bible Seminary

22 Peak Road, Cheung Chau, Hong Kong

作為神學家，預言未來發生的事不是我們的本分，二十一世紀將會是一個複雜、比二十世紀步伐更快的時代，我們對二十一世紀的神學有甚麼獻議？這獻議對教會有甚麼意義？麥格夫並沒有為我們擦亮水晶球，但卻從歷史及西方的角度，提出對香港或中國極有參考價值的獻議。

一、本人十分同意「神學的任務是將聖經應用在我們的處境中，而不是刻板地重覆不同文化處境的聖經解釋。」事實上神學是有關如何適切地把聖經教訓應用於信仰群體的學問。作為牧者，所面對的群體永遠只有現在及這裡的時空關係 (here and now)。任何神學獻議不能抽象地、蒼白地加諸教會之上，要有適切的神學獻議，必須照顧到神學的歷史根源及今日信徒所在的文化環境。

二、麥格夫指出，西方神學長久以來受制於啟蒙運動的議程，故神學家有理由要重新反省這種神學議程對今日是否適切。本人十分同意這點提醒。事實上中國自五四運動以來，整個中國現代化的議程也是受制於西方的啟蒙運動：科學民主及其背後凌駕一切的工具理性。表現出來就是反對宗教，否定超越的上帝。我們有理由相信香港這一代信徒有權定下自己的神學議程，而不必再奴顏婢色地仰賴甚麼民主、科學、甚或新儒家所定的議程。我們有一定的群眾，有一定的文化特色，我們的議程向世界宣告著我們的存在。

三、麥格夫明白西方神學在工具理性制宰之下，失去了神學的特性，就是人與上帝的關係。工具理性的特色是人與上帝及人與世界的疏離。神學的可貴處是把人帶到上帝面前經歷祂。是主體的 (subjectivity) 及參與的 (participation)。但西方神學在所謂「大學式」的教育模式下使神學抽離了人與上帝的關係，更糟的是，神學只有認知性而沒有感性。神學院一般重視人與上帝的關係，所以神學院的教育模式是保存了神學的要素，這種要素是由古教會、中世紀至宗教改革一直保存下來。這優質的神學教育傳統，自啟蒙運動之後漸漸失去，尤以所謂「大學式」的神學教育為甚。然而，在中國的文化氛圍，神學院式的神學教育更適切中國教會的需要。中國文化是一種重視心的文化，中國人重視人與人的關係。例如《論語》說到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」，「仁者，人也。」而仁的根源在於人心的自覺。所以中國人重視心對天、對物、對人的感覺。重視人與上帝的關係多於要證明上帝的存在，這點與舊約的猶太人很相似。因此，中國神學基本上重視道德教育及靈性操練。

四、麥格夫以創造論來說明神學對屬靈生活的重要。從中國的文化處境來看，這點表面上未必適切，但實際是重要的：我們明白創造論在基督教神學的重要性，中國文化卻不重視超越的上帝，所以人與天地萬物合一。但中國文化並不否定超越的上帝。例如：《易傳》論萬物的起源，歸之於太極。宋儒周惇頤和朱熹都以無極生出太極，但無極不可說。超越的無極既然在言說之外，說也多餘，所以只集中在能說的世界。這

是中國先賢誠實的地方。因此宋儒的宇宙論是一個虛位以待創造主的宇宙論。

五、有關神學與辯道。中國傳統文化不喜歡宗教對立，喜歡宗教和諧相處，所以牧者常聽到人們說「宗教都是勸人為善。」——總要給不同宗教一些肯定。中國以往有判教，沒有護教。判教是把各宗教平放，理性地分析每一種宗教的理論高低，例如解決人生宇宙難題的功力大小，以決定宗教的高下。但每一種宗教都必定有其價值，故宗教只有高下，沒有真假。基督教不分清青紅皂白，只定真假，不分高低，確是叫很多中國人反感。基督教的特點在乎她背後的世界觀：宇宙只有一位真神，基督是獨一的中保，如何使中保的福音更豐富地傳揚，例如，基督教的救贖是叫天上、地下和宇宙的一切都在基督裡同歸於一。

六、基督的倫理有其特性，麥格夫提出「秩序」作為倫理的特性。基督教重視自然秩序，而中國文化重視人倫秩序，即社會制度，這兩者是有關聯的。自然秩序和社會秩序是一個銀子的兩面，不能分離。秩序的根源是理性，上帝以祂的理性創造世界，所以世界有了規律，而規律都是好的，這是創造的特點。我們可以問，如果基督教的倫理有其特點，則對於不接受基督教的人，為何要接受這種倫理。但事實上麥教授所謂的特點（秩序），其實是一種普遍性的倫理，可以放諸四海皆準。這種倫理沒有對或錯，只有遠或近。對非基督徒而言，這是一個很好的對話基礎。

總結：一般回應文章都是要批評，指出原稿不足之處。我要指出，這其實是一種啟蒙理性的疏離行為。把對方的論點當作客觀的外在物，檢視、挑剔，然後拆毀。中國有一儒者唐君毅，他對於一些不同的意見能細心聆聽，然後從多方面肯定對方的長處。最後他提出自己的論點，補對方的不足，在補足的過程，顯出自己的豐富。這是一種典型的中國批判方法。先包涵然而同化，再從中整合出更高的理論境界。我試以這方法，提出二十一世紀的教牧觀點，不必把周圍的理論，不同的文化排拒。反之，定位了自己所站的，細心聆聽不同的，我們肯定一切來自上帝所給予的智慧，有其優秀處，取長補短，只圍繞一個目的——如何建

立牧養的群體，使他們在所處的文化中能適切地活出聖經教導。麥格夫所提的議程，可以融會吸取，但並非完全適切，只有遠近，而沒有正反。這樣，二十一世紀的神學議程才可以不斷討論和發展下去。